

翰林史书堂·铁马冰河系列

# 舌尖上的战国

## 苏秦那张嘴

端木先生 著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翰林史书堂·铁马冰河系列

# 舌尖上的战国

## 苏秦那张嘴

端木先生◎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舌尖上的战国:苏秦那张嘴 / 端木先生著. —北京:  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113-3175-5

I. ①舌… II. ①端… III. ①苏秦(前 340~前 284)  
—传记 IV. ①K827=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319330 号

**舌尖上的战国:苏秦那张嘴**

---

著 者 / 端木先生

责任编辑 / 筱 雁

责任校对 / 李向荣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87×1092 毫米 1/16 开 印张/17 字数/260 千字

印 刷 /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3175-5

定 价 / 29.80 元

---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

## 目录 CONTENTS

|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 | 鬼谷     | 1   |
| 第二章  | 鬼谷重游   | 8   |
| 第三章  | 月光下的谈话 | 16  |
| 第四章  | 落魄江湖   | 24  |
| 第五章  | 张仪的抉择  | 36  |
| 第六章  | 壮志难酬   | 46  |
| 第七章  | 邂逅赵国   | 62  |
| 第八章  | 相逢匆匆   | 72  |
| 第九章  | 爱情与友情  | 83  |
| 第十章  | 茫茫燕国路  | 92  |
| 第十一章 | 与齐的爱恋  | 100 |
| 第十二章 | 重生之地   | 109 |
| 第十三章 | 再见赵国   | 119 |
| 第十四章 | 从邯郸到洛阳 | 130 |
| 第十五章 | 韩魏之旅   | 139 |
| 第十六章 | 张仪入秦   | 147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飞黄腾达 .....  | 155 |
| 第十八章  | 一路东进 .....  | 163 |
| 第十九章  | 惠王的阴谋 ..... | 172 |
| 第二十章  | 楚国的惊喜 ..... | 177 |
| 第二十一章 | 鬼谷子的局 ..... | 187 |
| 第二十二章 | 真相 .....    | 197 |
| 第二十三章 | 归途 .....    | 204 |
| 第二十四章 | 相会秦国 .....  | 212 |
| 第二十五章 | 短暂的和平 ..... | 220 |
| 第二十六章 | 风云突变 .....  | 229 |
| 第二十七章 | 低谷 .....    | 237 |
| 第二十八章 | 重回燕国 .....  | 243 |
| 第二十九章 | 结局 .....    | 251 |
| 后记    | .....       | 258 |

# 鬼谷

## 第一章

**太**阳慢慢从深林升起，阴着的天空随之变亮，远处的山黛隐隐约约，仿佛被翠色的墨汁刷过一样。一阵风吹过，鸟儿们争先恐后地飞过来。在云梦的梅雨时节，阳光往往都是不期而遇的。

青石板铺的山路上有两个顶着荷叶的孩子，一个十五岁光景，一个稍高一点。他们都用一种轻快的步伐走着，有些怪异，但仿佛十分省力。稍小的孩子随手从草丛中抽出一片长叶，拨弄了半晌后忽然仰起头，对那个高一点的说：“师兄，你说这叶子为什么一面光滑一面粗糙呢？”

师兄低头看了一下，“因为正面属阳，反面属阴，这个师父不早就说过吗？”

师弟仍不死心，他扶了一下头上的荷叶，挡住从一边射过来的阳光，又问道：“那为什么阳面就必须光滑，阴面就必须粗糙呢？”

师兄略一迟疑，仍回答说：“阳面受阳光的照射，反面是影子。”





不成想，还没等他说完，师弟就开口了：“那正面不也遭受风吹雨打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师兄一时语塞，看样子他也没正儿八经地考虑过这个问题，他微笑了一下，反问道：“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认为嘛，阳不就是天生保护阴的吗？”

“那……”

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直到走到青石路的尽头——几座茅草房子。

这是山的里面了，房子就建在一个缓坡上，房前流过一道不宽不窄的小河，往后十几丈开外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林。地上全是落下的叶子，形成一个层，雨水将叶层打得挺硬，便成了一条舒服的小路。

兄弟两个正在争论着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从树林里背着一捆柴火出来了。他相貌十分平凡，甚至有些丑陋，小小的眼睛躲在腮帮子后面。淡淡的眉毛，头发稀疏，黄白相间，极整齐地梳成了一个髻。衣服十分旧了却很干净，这人正是鬼谷子。鬼谷子稍微弓着腰，极响亮地用手指打了个响，一直浑身金黄的猴儿嗖地蹿出来，跳上他的肩膀，抓耳挠腮。

两个孩子见老人背着柴火，忙接过来，老人在房前席地而坐。师兄将柴火留下半捆，剩下的堆到茅屋的耳房。师弟从屋子里端出了一碗水，恭恭敬敬地送到老人面前。老人喝完后仰身躺下，眼睛一直望着天空，显示出独特的神采。师兄弟见师父正在用自己的方式“休息”便自觉走开。

先前的两个荷叶已经被放到了灶台上，平平展开，原来每个荷叶上都放着另外的荷叶包。二人打开，一个包里面是白盐，一个包里面是羊肉，肉是下面村子里的屠户送的。

师弟看到羊肉问师兄道：“师兄，你说这羊肉是阴还是阳？”

师兄回答道：“师父说过，羊肉是阳性的食物，自然是阳，凡事都是由

阴阳组成。”

“既然这么说，羊肉就是由阴阳组成的喽，为什么你说它只是阳呢？”

师兄一愣，挠了挠头说道：“啊对，瘦肉是阴，白肉是阳。”

师弟依旧皱着眉头，他清了清嗓子，“现在是夏季，属阳吧，为什么还要吃羊肉呢，这不成了火上加油了吗？”

“冬天可以养阴，夏天为什么不可以养阳呢？”

.....

二人正辩论得不可开交，师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他们的身后，他看了看二人，说：“与人说话，气势不可过盛，这样别人不会真正尊敬你。张仪，你争强好胜，容易咄咄逼人，尤其需要注意。”

张仪看了看师父，然后转过头看门外的日头。

鬼谷子掂量了一下羊肉，说：“下次下山将肉钱给人家，无功怎能受禄？这样不好。”苏秦知道师父的脾气，点头称是。

这时，师弟忍不住了，正张嘴要问师父什么，师兄使眼色打住，师弟只好站在那里，师父把这些全都看在眼里，他视若不见，说：“今天满月，过一会儿外面就是一片清辉，如此好的观星机会不可错过，苏秦，你去做饭，张仪，你出去收拾一下。”张仪在房前的草地上铺了一层干净的稻草，从茅屋的后墙拿下一张风干了的羊皮，还有几根香。

苏秦做好了饭，师徒三人吃完，鬼谷子点燃香，对着北斗七星，在羊皮上烫出一个个印子。有的时候仿佛忘记了什么，就用一个尺子模样的东西朝天上比画一下，拿璇玑对照，找准了位置接着点。

苏秦和张仪怎么也看不明白，却好像又十分明白。师父在做星图是毫无疑问的，只是天上星星多得数不过来，怎么画呢？张仪忍不住问过几次，师父不回答，二人也只好作罢，只是照着师父的吩咐做罢了。



鬼谷子花了很长时间才完事，张仪和苏秦已经困得不行。鬼谷子一摆手，二人仿佛遇到大赦般钻进屋子睡去了。

第二天苏秦醒来，发现师父和张仪仍然酣睡，心想：师父累了一夜，照常来说还得熬五六天，应该多睡一会儿。师弟干活勤快，比自己劳累，也应该多睡一会儿。昨天师父不是让给胡大哥送钱吗？苏秦看了看外面，晴朗得很，那就现在去吧。

苏秦就拿了钱，轻轻地掩上门，往东走了一顿饭时间，只见地势陡然而下，一股阴冷的风渐渐触及自己的皮肤。草色越来越深，苏秦知道，那便是那条有名的谷地了。在这一段，谷地呈一个长缓的V形，非常宽，并不是很深，深的地方在西边，并且越走越深，越走越长，宽窄不一。窄的地方人需要侧身而行，抬头便是一线天；宽的地方从这边爬到那边就需要半天时间。带了足够的干粮，如果一直往西走，走一个月也到不了头，等顺着走到深山里，人烟绝迹，最有胆识的人都只能顺道而回。

关于这谷，有很多传说。有人说，在深不可测的地方通着一个湖底，里面的龙经常下来休息，那呼噜声比老虎吼叫都要响亮十几倍；也有人说，在里面的石壁上见到过棺材，有阴森森的大洞，雪人就住在里面，一次他牵着牛遇见了几丈高的毛人，一巴掌把自己的牛拍死了；还有人说，在天气阴沉的时候从谷里传出过战马嘶鸣声刀枪交接声——这些年各国打仗死的人都从这里到阴曹地府，路上碰见了又打起来了……这地方便是有名的鬼谷。

苏秦走到谷底，往西边望去，一条越来越窄的线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一直与那仿佛在天边的山连着，极目所见是针眼大小的黑影。他的心里忽然猛烈地跳动起来，他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分安分的人，没跟师父习学的时候跟爹娘吃糠咽菜，到打仗的时候或者是灾年，就连续好几个月要饭吃，他也没什么话说。但也有很多时候，尤其是从一些富丽堂皇的梦中惊醒的时

候，他就有一种拼命冲破一些东西的欲望。到底需要冲破什么？不知道。师父从没给自己定过性，他也是不知道吧！或者是自己本来就难以定性。

可这的确是非常实在的冲动啊，那个幽深的、十分凶险的大峡谷的尽头，到底是什么？

苏秦的脚步不自觉地开始移动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……当他抬头看不到谷外时，一下子站定，想了想便飞快地往回奔跑。向上爬的时候，他看到一棵小树上缠着整个的蛇蜕，他停下来小心翼翼地取下缠好，放到袖子中，深吸一口气又接着跑。到了茅草屋，苏秦轻轻打开门，将蛇蜕放到一个泥塑的小罐里——师父配药的时候用过蛇蜕做引，他感觉这应该是有用的药材。然后，苏秦到柴房里取过砍柴的长刀，又往谷地里走去，刚才他是为了给屠户钱才往东的，现在他打消了这个念头，过几天不迟，如果朝南走，只要趟过溪水，一顿饭的工夫同样就到了那谷地了，此处应该深一点，的确，但是并没有到无法下脚的地步。苏秦很容易地从上面走到谷地，他稳了稳身子，咽了口唾沫重新开始走。

不知道走了多久，苏秦的脚下已经由碎石块变成了沙状石，这肯定是水越冲力道越大造成的。按说此时多雨的季节，一般的小河道早就满水了，可这儿丝毫看不到水的痕迹。

苏秦十分奇怪，又走了大约一个时辰，他感觉实在太累了，而脚下的路，所谓的谷底，除了石块的大小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。他有些丧气，在谷底里跋涉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，同时他又带有几分喜悦，这喜悦淡淡的，却是确实存在的。跟集市上的人讨价还价、跟在母亲的后面去要饭、正襟危坐聆听师父的教诲，这些体验在此时都仿佛微不足道了，苏秦心中泛起一阵阵激情。有那么片刻，他竟然想要用自己的所有去将这条鬼谷走到底。



另一个让苏秦有些喜悦的原因，是这个谷地里奇异地带有一种永恒的气质——这条谷从诞生开始就是这样的，没见到大棺材大龙大湖。这儿静得如此大气，跟随师父这几年，他偶尔便有这种感觉。

当他按照师父教的方法去观察事物时，也有消失了般的感受。苏秦想着，太阳又从谷顶露了出来，他算了一下时刻，再不往回赶的话，天黑前就回不去了，苏秦拿起砍刀，砍了一大堆杂草，然后捆起来，拉到一块空地上作为记号，转身离去。

苏秦将路上遇到的三三两两的树都砍下枝条做了记号（因为是荒无人烟的地方，树的枝子没人修理，总是长得很低），天黑之前总算回来了。

鬼谷子和张仪仍然在睡觉，苏秦长舒了口气，他麻利地换下脏衣服，洗好晾着，再从缸里捧出米放到锅里泡了，然后昏昏沉沉睡去。

三个人都享受了非常香甜的一觉。太阳高高地挂在空中时，苏秦醒来了，想起昨天进了鬼谷，他一阵兴奋，但又不想流露出来，这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并且他不能让师父知道。因为师父从来没有对师兄弟两个提过那个鬼谷，按师父的脾气，不说的东西都不是自己了解得了的。

苏秦转过身子，看见张仪仍然在呼呼大睡，去中间的屋子一看，师父已经不在。由于前一天劳累得很，苏秦的肚子早就饿了，他下了炕，想打火做饭，却找不到火石了。他满屋子找，最后在放蛇蜕的小罐子旁边找到了，看到那个小罐子，苏秦的心怦怦直跳，这毕竟是自己去鬼谷的唯一见证。想想昨天的事情，简直就是一场梦。

苏秦将那蛇蜕拿出来，展开，竟有一丈长，光滑的纹理、精致的线条，散发着一股神秘的美感。他的确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蛇啊！想到这里，他对鬼谷那种强烈的向往盖过了饥饿感，痴痴地望着门外，溪流的南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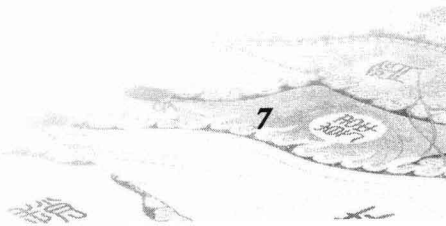
张仪在炕上的梦呓打断了苏秦的想象，他拿了火石走到灶台，蹲下点火，

忽然发现灶台里有新烧的烟灰，他揭开锅盖，发现里面是已经熟了的米肉羹。师弟从来不做饭，这肯定是师父做的了，难道师父已经发现我去过鬼谷了？他为什么把火石放在蛇蛻一边呢？苏秦只好回屋子里去叫醒张仪，好久没有吃肉的兄弟二人狼吞虎咽吃了个饱。吃完张仪又回去睡觉了，苏秦用一只大的陶碗给师父留了羹饭，收拾好了走出来。

苏秦在溪水边转了几圈，感觉十分清醒，便举步走向后面的树林，如果师父是去砍柴了，自己就去照应一下；如果师父没有去，自己就去逛逛。苏秦慢慢往林子里走，旁边的鸟儿们一片片飞起，唧唧喳喳地叫着，树上又开始往下掉水，像一场又开始的小雨。苏秦怕衣服被打湿，深吸一口气，依师父教的轻身快行法加快了脚步，顿时脚边生风。树林里的方向就是太阳，所以苏秦不怕迷路，脚下的树叶只簌簌地响，看看鸟儿们，它们只是瞪眼看着自己，有的仍然在梳理羽毛，没有飞起。

走了大约半盏茶的时间，苏秦走得累了，就停下了脚步。正好前方是一片空地，空地四周的树很少，太阳很容易就照射进来，中间是一块天然的大石，大石上面竖着一块长方形大石。苏秦走了过去，才发现底下的大石头是正南正北放着的，有极规整的刻度，而竖起来的石头打磨得非常光洁，肯定是人为竖起的。他想，这到底是谁制作的呢，是师父？可师父为什么从来没有跟自己提过呢？是别的隐居的人？附近也没有这种人啊？苏秦十分奇怪，但又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，因为他隐隐觉得这东西十分有分量，不会是上古的遗物吧？师父没和自己提过鬼谷，也没有提过这巨石，对于这些东西，他感觉师父是避讳的，这么远都没有见到师父，只得回去。

鬼谷子从容地看到了这一切，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从树上爬下来。





# 鬼谷重游

## 第二章

**“自**天地之合离、终始，必有戏隙，不可不察也。察之以捭阖，能用此道，圣人也。圣人者，天地之使也。世无可抵，则深隐而待时；时有可抵，则为之谋。可以上合，可以检下。能因能循，为天地守神。……”张仪慢慢读着书，时而停下，思忖半晌，接着往下背，时而在某一句上停顿了，反反复复默诵，苏秦则拿着竹简，坐在溪水边上静静地看着，张仪的那本竹简比苏秦的厚重大约一倍。

鬼谷子则缓缓踱着步子，在两个人之间来回回，他更多的时候是种白眼望青天的姿态。张仪不时地看师父一眼，心想，这就是“为天地守神”吧。其实这是鬼谷子为二人“守神”。

“师父，我们的世界为什么需要圣人呢？”这是张仪在发问，每次读书，最先开口的必定是张仪。

“人的品格有高有低，没有高的作为榜样，人的灵性就无处印证，没有低

的作为对照，也就没有高了，圣人是一个可能性的假定，是不可企及的高度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力接近这一高度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，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称为圣人，每个人也都是圣人，只是，有时候，最有资格作为圣人的人却不被认同。”鬼谷子平时很少说话，但每当与学生讨论的时候，话就多了起来。

“师父，那你明明对圣人应该做的事情做了讲述啊，那说明你的眼里还是有圣人的。”

“我所说的，是可能，也可以是必须，可事实上，谁能真正做到纯粹呢，我说的话，也只是一个假定的标杆。”

张仪便不再说话，鬼谷子便问苏秦：“你以为如何？”

苏秦没有直接回答，他说：“师父，阴阳是纯粹的吗？”

鬼谷子说：“不是纯粹的，你看那八卦图，阴里面有阳，阳里面也有阴，阴阳是总结，是抽象。”

苏秦点头，然后说：“师父，那圣人一说，也不是纯粹的，对吗？”

鬼谷子颌首一笑：“事物都是阴阳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苏秦说：“师父，您平常说的开启与闭合的法则，您可以细细地总结一下吗？”

鬼谷子略一沉吟，说：“运用开启与闭合的法则，就要从两个方面来看，阴和阳。人的气质是不同的，有的人阳气比较重，有的人阴气比较重，当你和阳气重的人谈话时，需要用崇高的话来试探他，记住，是试探，当我们身处外面的时候，试探是自保的必需手段。如果你感觉一个人比较靠近阴，那就用卑下的话来试探他。所以，我的意思是，卑下与崇高可以很好地运用到交际中。这么一来，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都可以实现，无论是一个人，一个家庭，一个国家，哪怕是天下，都可以尽在自己的掌握中。



做小的事情，没有内的限制；做大的事情呢，没有外的限制。人与人的关系本来就是阴阳之理。当你面对阳气的时候，就运动出去，面对阴气的时候，就闭藏。阳气占优势的人，道德就会增长；凭阴气安静的人，内心就充实，阳气求于阴气，需要道德来包容；阴气求于阳气，需要施加力量。阴气和阳气的变换，是因为遵循开启与闭合的原理。这是天地之间的规律，也是游说的规律，是一切事物的前提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不知何时靠过来的张仪听得痴了，师兄弟二人都恍然大悟，一起点头称是。

鬼谷子看着苏秦，眼神十分复杂，苏秦愣住了，他感觉到，自从自己从鬼谷回来，师父看自己的眼神就有点不一样。

“师父……”苏秦轻轻唤了一下。

鬼谷子皱了眉头，没有回应，只说道：“东坡的菜怎样了？不会涝死吧？”张仪说：“我给舀水了，叶子没变黄。”

鬼谷子又问：“西园的呢？”

张仪回答道：“水都渗进沙土去了。”

鬼谷子便不再言语，起身掸了掸衣服，背着手走向大林子。金色的猴儿蹦蹦跳跳，跟在后面。鬼谷子同样是一种怪异的步伐。

原来这步伐叫做麻雀步，鬼谷子曾经对苏秦和张仪说过，这是他见麻雀在地上行走时灵巧至极，不知疲倦，细心研究后发现这种步子非常适合在山里行走。他教给了自己的徒弟，在林子里遇到的猎户，上山来拜访的人，他都教给他们这步子。苏秦对这件事记得十分清楚，多少年后依然历历在目，鬼谷子很少对徒弟们讲自己的故事，这种闲话更是少得屈指可数，是以苏秦如此。

鬼谷子自从在这里定居，便将四周的地方命名。东边的缓坡叫东坡；西

边的一块地是沙质土，鬼谷子命名为西园，满月的黑夜，西园是最美的，只要是晴天。南边二里开外是一片坟地，叫南茔。北面的树林，因为叶子落下来梭梭出声，就叫梭林，只是不大叫罢了。

苏秦望着师父的背影，陷入了沉思：师父到底有什么东西不想让自己知道呢？自从自己跟随师父学习开始，鬼谷就不在师父的谈话范围之内，他是不可能不知道鬼谷的——他自己都叫鬼谷子呢，鬼谷有什么危险？不对啊，如果里面有危险，师父知道自己去过，肯定会告诫自己的，那么，师父不知道自己去过鬼谷？——苏秦十分相信自己的直觉，就凭师父这几天的神态，他应该猜到自己去过，毕竟除了鬼谷，别的地方很少有蛇蛻，而且师父的名字就叫鬼谷子！

苏秦觉得师父处在纠结中，但他不想问。可他的确非常想知道，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

世界对苏秦来说太神秘莫测了！

天黑了，大家睡下，只有一个人眼睛大大地睁着，苏秦。他欣赏着土窗外面天上的群星，一个大胆的念头渐渐在心中生成，再探鬼谷。他认为这是天地阴阳之气对自己的引导，他相信，如果想要走得更远一点，明天早上肯定是来不及的，那就今晚上出发！他等着大家熟睡。

一个时辰之后，鬼谷子和张仪都睡了，苏秦悄悄走出门，照旧带着那把砍刀。他唯一的一个念头就是向南，再向南。越过溪水，过了南茔，从坟地里穿过。他一直觉得张仪怕坟十分可笑，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好怕。走，苏秦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勇士，尽管没有一匹漂亮的骏马，没有珍贵的宝剑，没有石破天惊的喝彩声，他还是心潮澎湃，指向一个目的，然后达到它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！苏秦认为自己是沉稳的，在寂寞中前行；自己也是伟大的，还是因为寂寞。



走啊走，当他借着月光，依稀能够辨认出树上的标记时，就开始下坡。

终于见到捆着的杂草了，苏秦坐了下来，看着天空已经不太明亮，黑漆漆的感觉比前半夜更明显。他想走到明天早上，太阳出来的时候返回，明天天黑之前是可以回到家的。

休息了一会儿，苏秦又站了起来，刚走出几里地，他觉得谷地越来越空荡，有时左右看看，竟看不到边。然后是同样的感觉，越往前越宽敞，与梦中富丽堂皇的宫殿大厅差不多。忽然，苏秦觉得头上有什么东西，他抬头一看，是非常规整的长方体——棺材！苏秦尽管从来不怕黑，可这棺材出现得太突然，太诡异了！他浑身冒出冷汗，呆了半晌，简直连站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

传说中的棺材，应验了！那么，传说中的大龙，传说中的雪人呢？苏秦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难以抉择的事情，他身体已经不受自己控制，回去？他从来没有想过。前行？他不知道什么叫前方。苏秦微微激动地喘气，到底应该怎么做？

其实他早就给了自己回答，上去。一种本能的实践力已经非常奇妙地控制了他，一种对于退缩的厌弃使他将返回的念头压得比恐惧还低。结果就只有一个了。

他爬上去了，就算不打开那棺材，他也要绕着它走一圈。此处的坡度没有更陡，坡长却已经是先前的好几倍，苏秦走到一半后忽然习惯了，不觉得那么害怕。他发现棺材上面十几丈高有一个洞，就爬了上去。他反应过来后还想：“自己怎么就上来了呢？”

洞中是一片黑暗，但没有刚才那么黑。苏秦想这应该是下半夜了，他将身子伏下来，看着棺材顶部，里面忽然钻出个什么东西来，又觉得自己的这个想法十分好笑。棺材是一个人的最终归宿，正常来说家里人是不会喜欢被别